

大城文史資料

第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城县委员会

大城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城县委员会

借鉴历史
发展经济
杨沛

（县委书记杨沛同志题词）

首舉愛國精神
弘揚愛國精神
李思進

(县政协主席李思进同志题词)

目 录

张熙光传略	张汝河 (1)
徐青天	缴世忠 (13)
传奇人物——刘黑虎	任子义 (21)
台儿庄大战的前前后后	李玉川 (24)
民国时期的大城民众教育馆	李印刚 (28)
在任河县艰苦的日子里	王芝科回忆、安学贤整理 (31)
王锡忠坚贞就义后	刘樨生 (41)
一个儿童团长的回忆	陈华廷 (43)
一幅挽联写春秋	刘之枢 (52)
解放前的大城工商业	李印刚 (55)
在根治海河的日子里	崔景华 (71)
海河工地“小老虎”	张德林、杜毅斌回忆 李印刚整理 (87)
王世琛小传	李印刚 (93)
妙笔写驴——马南坡	陈景华 (96)
评剧著名小生杜宝宇先生	王树斌、张国信、刘中茂 (100)
官本春子的坎坷生涯	李玉川 (106)
王德恒小传	任子义 (122)
大城县名的变迁	舒 民 (125)
大城“圣人殿”小考	徐文凯 (129)
大城古镇——白洋桥	李印刚 (131)

张熙光传略

张汝河

一

张熙光字佩文，1898年农历正月初八出生于河北省大城县张思河村。其祖父张东海（字襄忱），满清秀才，以教书为业。父亲张寿堂以务农为生，家有好地百余亩，生活比较宽裕。张熙光自幼从师于祖父，读一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书，九岁以后，开始读“四书”、“五经”。1912年，张熙光去张家口投奔叔父张寿枝（时任察哈尔军校教官），考入察哈尔陆军小学，因学习成绩优秀，受到老师表扬。毕业后升入北京北郊清河镇军官预备学校，1916年7月，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学习二年，其间与同窗好友刘忠干结为金兰之交，刘为兄，张为弟。1918年毕业后，由陆军部分配到参战军（后改为边防军）第一师见习，驻北京北苑。见习期满，由师长曲同丰委为该师步兵一团三营十一连中尉排长。从此，张熙光开始了戎马生涯。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边防军被解散。张学良、郭松龄成立陆军整理处，熙光投效张学良，在北京陆军

部被编为中尉差遣。同年10月，辞去差遣，到天津小站奉军第七混成旅报效，旅长李景林委其为该旅军事教导队上尉队长。李景林练兵注重“疾行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击敌人。张深悟“疾行军”奥妙，实际指挥能力大大提高。

李景林被吴佩孚打败以后，前往奉天投效张作霖，被派充为第一师师长。1921年8月，李调熙光至奉天，任蒙疆经略使署少校参谋。9月，因蒙疆经略使署组织庞大缩编，熙光被编余，后经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参谋长王兴文介绍，张学良委熙光为该卫队旅少校差遣。1922年1月，又委为该旅军官教导队少校区队长。

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熙光被调充为第三旅少校副官；5月又调任该旅第一团少校团副。在安民寨战役中，曾误入敌阵被俘，险些丧命。8月战事结束后被释放。回奉天后，张学良大为不满，经多方说情，才免为其难地委充为东北军军事少校连长。熙光吸取教训，小心谨慎，刻苦练兵，次年3月，调任奉军一师四十七团二营少校营长，驻辽宁沟帮子。

第二次直奉交战，出热河之线的奉军又分南路和北路，第二军担任南路，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9月，熙光随二军进入热河，攻占朝阳后，因战绩突出，由少校营长调升为镇威军第二军军部中校参谋。

奉军原计划让李景林接管热河，不让他进入长城之内，然而，李是河北枣强人，早就想夺取直隶，所以率二军夺取凌源后，立即猛扑喜峰口，并由此直趋天津。熙光也就随之转战直隶，先后调升为直隶第一师中校参谋长，直隶军士教导团上校团长，直隶第四混成旅步兵第三团上校团长。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李景林为直隶军务善后督办兼直隶省长。1925年11月，国民军与奉军战争又起，张熙光调升扩编后的直隶第七师第一旅少将旅长，驻天津市郊静海县。国民军第一军冯玉祥在平津线上厚集兵力，急急对李下手，双方伤亡惨重，冯在电话里大哭不止，李在电话上也在骂娘。战役后期，两军在津郊韩柳墅一带激战，熙光的一旅人马只剩二十多人，深怕以头谢罪。不料李没有多责，熙光随李退到山东整编。“一个大旅长，率领二十兵”，就是指这码事。

1926年2月，张熙光被编入直鲁联军第八军，任该军少将参谋长，兵驻沧州。6月，李景林所属部队全部被奉军改编，熙光被调为东北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少将参谋，驻北京。1927年李景林任直鲁抬抚使时，张又到南京投靠，4月被李委为抬抚使署少将副长官，直至此机构被撤销。

二

1928年，张熙光由南京调回东北，任东三省讲武堂上校教官，住沈阳东山咀子。“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少校以上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9月18日为入党日期，熙光也在这一天加入国民党。

日寇侵占东北后，进一步图谋华北，平津时局紧张。张学良遂到北平宣言抗日，任海陆空副司令驻北平，委任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任平津卫戍区司令。1931年10月，经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干保荐，于学忠调熙光为卫戍区司令部参谋处上校科长。

1932年8月17日，于学忠奉南京政府之命赴津就任河北

省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同年9月，于调熙光为五十一上校参谋处长。熙光奉军长之命，随部在塘沽、大沽一带筑沿海工事，加强海防，士气十分高涨。

1933年3月，日军攻占了热河，随即进攻长城各口，军节节败退，战事接近平津。为求苟安，南京蒋介石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平息战事。为此，起用亲日派黄郛为北京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到北平与日方交涉，企图达成一项停战协定，求得战事的平息。

同年5月17日，黄郛北上路过天津，听取了于学忠关前方军事实况报告，刘忠干、张熙光等在场。接见记者时说：“外传本人到平后，有与日本协妥之说，殊属不确。人想，此时中华民国国民无一敢与日本妥协。本人当本中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旨，应付华北危局。”熙光私下与盟说，黄郛是两面派，必将导演妥协丑剧。

果然，5月22日晚12时，黄郛偕李择一到日本使馆，方永津根据武藤电令，提出四项停战条件，黄郛一一接受。

日寇侵占华北，河北省首当其冲，塘沽又属河北辖区。黄郛为了好向日本人交待，强令于学忠派代表参加《塘沽协定》，于主张抗日，反对妥协，出于无奈，派张熙光为河北省代表应付差事。而黄郛却给熙光中将军衔，命为华北第一集团代表，出席了《塘沽协定》签字会议。

5月31日上午9时，中日停战谈判会议在塘沽日陆军运派出所举行。首席代表日方为岗村宁次，中方为熊斌。停战协定草案由日方提出，岗村说，这是最后方案，一个字也不能变更，中国代表应在一个半小时内作出“诺”与“否”答复。11时10分，中方代表在一字不改的情况下，正式签

《塘沽协定》，其五条内容与5月22日黄郛在日使馆接受4项停战条件大同小异，有的条款几乎一字不差。

当天晚上，中国代表专列返平，即向何应钦、黄郛报黄大喜，说这次谈判很成功，从此华北局势就可以稳定。盛宴款待后，黄又发给诸代表“犒赏费”，熙光得赏金大洋。

《塘沽协定》签订后，全国上下无比愤慨。当时，熙光之父张寿枝任天津市政府总务科员，待见到侄儿质问道，《塘沽协定》纯属城下盟，丧权辱国，尔等竟如此救国？面国人和家人的斥责，熙光无言以对，只好抱憾终生。

三

按照《何梅协定》，南京政府免去了抗日爱国将领于学可北省主席职务，五十一军由天津开往保定，蒋介石还嫌彻底，把于学忠发配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率五十一军这支抗日队伍开赴西安，参加尾追徐海东率领北上抗日的红二十五军。

1935年8月，五十一军军部由西安迁驻甘肃省天水，奉国民党政府命令，成立了西北“剿匪”第二纵队，于任司令张熙光任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熙光十分不满。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传到熙光手中，阅后茅塞顿开，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才是抗日救国的脊梁，停内战，一致抗日，势在必行。因此，作为“剿匪”司令部参谋处长的张熙光，从没有主动建议围追堵截工农红军。

1936年11月1日，于学忠被任为甘肃省主席，熙光随五

十一军调驻兰州，仍为少将参谋处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2日清晨，张学良发急电给派驻五十一军的秘密联络员解方（中共党员），通报了“西安事变”的实况，要求五十一军积极响应。解方的公开身份是五十一军参谋二科（侦察科）中校参谋，为熙光下属。当时军长于学忠和三个师长也参加了“西安事变”，不在兰州。因此，解方把张的急电交军参谋长刘忠干办理，熙光也在场。刘忠干一向温良恭俭让，人称“刘老太太”，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熙光认为，军长、师长都不在，用兵动武的大事须三思而后行。解方不悦，说即使军长在也会立即执行。熙光解释说，这么大的事，如何组织，如何行动，如何善后，均需周密计划，切不可鲁莽从事。当务之急是统一军、师参谋们的认识，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各个环节做到万无一失，才能不负张将军的重托。解方点头说是。

上午10点左右，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军、师参谋们统一了“坚决干”的思想，在解方参与下制定了行动方案，分头去作战前动员和军事准备。

下午七时突然出击，到次日凌晨枪声方停，终于将驻兰州的胡宗南部队、甘肃绥靖公署特务营、兰州军用飞机场，以及与军统有关的警察解除武装，扣押了军统特务头子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及绥署高级官员。控制兰州局势后，又以五十一军和甘肃省的名义发出通电，拥护张、杨二将军的“八项救国主张”，响应和支持了“西安事变”。是为“兰州参谋造反”，史称“兰州事变”。

四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于学忠奉张手谕，全权负责东北军。后因四次见蒋，要求释放张学良，触怒了蒋介石。1937年4月，蒋调于部开往蚌埠、淮阴、宿县，发表为江苏绥靖公署主任，驻淮阴。同年6月，熙光由少将参谋处长调任为五十一军114师少将副师长（师长牟中珩），驻苏北沐阳。

同年7月，五十一军奉命到山东担任海防，114师到山东胶东一带布防。12月中旬，五十一军攻下日军侵占的青岛，摧毁了一批日本企业。于学忠派熙光坚守青岛，熙光与青岛市市长沈洪烈计议，将没撤走的日资纱厂财物查封，待日寇再攻青岛，将予以全部销毁。因情况突变，12月25日退出青岛。

南京失守后，为阻止日寇北犯，1938年1月，熙光随五十一军调淮河北岸设防。五十一军非蒋介石的嫡系，又有“亲共反蒋”的嫌疑，多年得不到补给，原一军三师，现在只剩113师和114师。到达防地，于学忠召开军部会议，决定在淮河两岸与敌决一死战，将两师兵力分布在临淮关至小蚌埠及其以西地区。为给敌人造成背水一战的错觉，主力隐蔽在北岸，只派少数在南岸。

同年2月中旬，北犯的日军36师团先锋部队与五十一军南岸的部队交锋，达到掩护任务后，迅速撤回北岸，归还原建制，诱使敌军抢渡淮河，在抢渡时，两师铁军万炮齐发，敌军伤亡惨重。在南岸，敌集结兵力，在临淮关渡口多次抢渡，均被击退，伤亡更惨。狗急跳墙，敌军集中炮火，进行

遮断袭击，部分敌军抢渡成功，双方展开争夺战，拉锯于淮河两岸。鏖战三天三夜，终因弹绝无援，五十一军退到安徽宿县以南预设第二防线。

退守第二防线以后，五十一军补充弹药，加强工事，时刻派人侦察敌人动静。敌军也将主力撤回南岸，双方暂时形成对峙局面。这时，熙光随师驻宿县南郑圈子，时有战地记者来防，后方进步组织也派代表团前来慰问。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就是由慰问团代表传给张熙光的。

淮河战役后，五十一军将士调离宿县，参加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五十一军到达防区后，在台儿庄正北的兰城店村北由西往东布防，汤恩伯部在台儿庄东北的小良壁由东往西布防，两军防线相接，如蜿蜒数十里的长堤，是为第一道防线。卢汉的六十军在台儿庄以东几里处分三处集结，一处一师兵力，军指挥部设在东庄，是为第二道防线。4月30日，第一道防线被突破，第二道防线局部动摇，五十一军向南步步退却到台儿庄东北几里的浪沧庙，与敌展开村落争夺战。5月3日以后，双方保持了对峙局面，日军遭到鲁南战役中最惨重的损失。

日军见台儿庄正面进攻难以得逞，遂另以强兵分两路向徐州外围的宿县和黄口进攻，两地失守后，战事重点转到徐州，五十一军调到徐州外围与敌作战，战斗十分艰苦。徐州失守后，114师在退却中又遭袭击，伤亡较大，阵亡旅长、团长各一人。

五十一军退到江苏泗阳时，参谋长刘忠干为保于学忠，劝于换便衣逃走，也为114师师长牟中珩找来便衣，劝牟也

乘机逃走。牟误解为刘施调虎离山计，想乘机抓五十一军当军长，并怀疑是张熙光的主意，拒不换便衣逃走，回到师部写了让张请长假的字条，以示撤职。在总结淮河战役时，牟、张曾有意见分歧，今见字条，张拍案大怒，以为正副师长实难合作，一气之下辞职到武汉休养。

五

1938年8月，张熙光调任江苏绥靖公署少将参谋。同年11月，鲁苏战区成立，于学忠为总司令，部队进入鲁南苏北时，于调熙光为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

鲁苏战区远处敌人后方，补给困难，加之蒋对杂牌军的歧视，只好就地取材，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成立了鲁苏战区训练团，设在莒县西南乡天晴旺村附近，为战区培训初级军官。为便于发动，加强训练团的声威，呈请蒋介石为团长，于学忠为副团长，全权负责训练团。1941年1月，熙光由于学忠派为该团少将教育处长，三月一期，只担任了一期。

1941年4月至1944年3月，张先后任重庆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山东沂蒙山区鲁苏战区教导团少将处长，沂蒙山区鲁南游击区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沂蒙山区鲁苏战区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

1944年3月底，张熙光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于学忠为副院长，先住重庆，后住南京。参议院有职无权，并不参议军事，整天无所事事，等于闲置。因为多数参议是被蒋介石排挤下来的一些杂牌军部队人员，均在被摘掉之列。于学忠和张熙光早就有“亲共反蒋”的嫌疑，又有

“西安事变”和“兰州事变”的证据，所以蒋还派特务暗中监视他们。此时，熙光常有“虎落平阳遭犬欺”的感叹。

日寇投降以后，蒋介石为策划内战，更加排除异己。1946年8月张熙光在南京呈请退役，军政部长陈诚立即批准。从此，熙光结束了戎马生涯。

六

张熙光退役后，离开南京去重庆郊区杨溪于（学忠）家大院与家人团聚，在院内辟地种菜，游山玩水，无悔无争，洁身自好。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支持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的儿子乃均辍学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文工团）。

1950年10月，熙光一家三口由重庆回故乡。1951年元旦前后携家眷赴首都北京投奔换帖兄长赵兰岩，住在报恩寺29号赵家。经赵介绍，张熙光在永定门外棉纺厂找到工作，任该厂经理。

刚刚安定下来，因户口在河北大城老家，久居北京当地不允，只得辞去棉纺厂经理职务，于1951年3月底离京还乡。

当时，“镇反”运动正在家乡展开，张熙光在回乡途中即被公安人员扣留，押到大城县公安局，与带镣的重犯关在一起。次日提押到轻刑室写自传，交待历史问题。第三天又提到重刑室，正惴惴不安，公安局长赵扶起破门而入，说，你虽参加签署《塘沽协定》，但在东北军里还是抗日的，又参加过“西安事变”（实为“兰州事变”），仍属国民党爱国将领，今天你可以回家了。

1952年春，乃均已转到抗美援朝战场，按照区公所指示，村公所给熙光家挂上“光荣军属”匾，派人为其代耕，把救济送上门，熙光不胜感慨。

同年夏天，经本村校董张植桓保荐，当了本村民校教员。10月，经县文教科批准，到东子牙村任小学教师，从此有了固定收入，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涯。

1956年大城县第二次基层普选，张熙光当选为县级人民代表，并连续当选到“文革”开始。此间，因工作需要，张先后在东子牙、西子牙、东万灯、东窝子头、郭底，留各庄等学校任教。他视调动为换防，有令则行，毫无怨言，工作勤勤恳恳，教学成绩一直良好。1961年7月，领导关心、照顾他，把他从大城县最偏远的留各庄初级中学（任历史课）调进县城，按非编人员安排在大城中学图书馆工作，管理学校图书。

“文革”开始后，张熙光遭揪斗，以“血债累累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关进“牛棚”，一页“坦白交待”，方能换取一杯开水、一个窝头。

1969年10月，进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其间，刘忠干（亦说傅作义）曾来信询问生活情况，如有不适，请到北京长期疗养。熙光回信：“官海生涯，难料沉浮，浪里行舟，安能不覆？余志暮年，无以忧攘，孤守穷庐，有薄田数亩足矣。”遭揪斗，进干校，只字未提。

1972年春，全部历史问题被查清，又回大城中学，在校办农场看守枸杞地。1974年3月3日，大城县委对其做出结论，“不以历史反革命分子论处，给予历史结论”，并可按退休安置。”3月19日退休，居住在女儿乃以家中。

1976年10月，因病住进县医院。县委、县政府为其辟有单间病房，让乃璋以公假长期侍奉。1978年4月3日，神志恍惚，言语不清，仍挣扎着背依西墙，用颤抖的手致书叶剑英、华国锋中央领导，先大后小的钢笔字写满一页十六开稿纸，盛赞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全国在实事求是之促进下”一定会“彻底进步，欣欣向荣”。

1978年4月7日，张熙光病逝于大城医院，终年八十一岁。

注：

张熙光是我的同宗长辈。本传在写作过程中，以其《自传》、《履历表》、《历史的回忆》、档案材料，以及我青少年时听他讲述的往事为依据，并参考了张恩河村《张氏族书》中的《张绍曾传》、《张寿松传》，以及《于学忠传》1933年《民国大事记》，其侄张凯《回忆伯父张熙光》，1983年《人物》杂志等，恕不一一注明。

由于资料 and 水平限制，疏漏和不确定在所难免，敬请知情者指正。